

10.13



蘇州文史資料

(十六)

目 录

西安事变亲历记·····	居亦侨(1)
抗战前苏州青年救亡活动片断	
——追忆“艺社”“世界语学会”及其它·····	陶忆萱(18)
抗战初期苏州“女同志军”琐记 沈延平口述 钱正整理(39)	
关于杨荫榆殉难的一些情况·····	张英霖(48)
缅怀叶楚伦先生·····	李贻骊(53)
记叶楚伦先生二三事·····	王进珊(56)
叶楚伦先生轶事·····	朱雷章(61)
叶叶诗选·····	楚 伦(66)
金松岑先生三五事·····	钱太初(84)
缅怀金松岑先生·····	杨友仁(91)
怀念潘慎明同志·····	江维宽(101)
毕生治学的郭绍虞教授·····	陆承曜(109)
费仲深先生事略·····	朱宏涌(119)
钱宾四先生在苏州中学·····	罗义俊(125)
我所知道的范烟桥先生·····	甘兰经(128)
鹤园记遗·····	庞曾淮(136)
梅兰芳莅苏纪事·····	尚 南(141)
著名花鸟画家陈迦陵·····	江洛一(156)
书画大师吴待秋·····	费铭聿(161)

回忆先师萧退闇先生·····	沙曼翁述(169)
书坛烟云录(一一十)·····	曹汉昌(176)
从艺琐忆(十三—十九)·····	魏含英(198)

西安事变亲历记

居亦侨

光阴似箭，倏忽间西安事变今已五十周年，就记忆所及，爰述如次：

洛 阳 避 寿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下旬，蒋介石先生突然通知侍从室第一处主任钱大钧和侍卫长，编组一小部份文武侍从人员，飞往洛阳避五十寿辰。此次我也随往洛阳，先到西安小住几日，后去洛阳，到洛阳后蒋特别邀请了军事家蒋百里先生（陆大教育长）等，与他们畅谈国内外大事，蒋对百里先生是相当尊敬的，喜承他的教益。当时，军政大员蒋作宾、陈调元、万耀煌、陈诚、邵元冲、（邵在事变中误被打死）邵力子、朱绍良、蒋鼎文等，都到了洛阳，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和东北军将领于学忠、何柱国等也到了，真是冠盖如云，名为避寿，实际是谈论国家大事。在十一月卅一日，洛阳天空上出现了空军战斗机编成的“五十”两字队形，凌空掠过，在高空中抛下彩球花絮，室内寿堂正由宋美龄举刀分切特大寿字蛋糕，分享嘉宾，为蒋寿祝贺！庆寿活动只此而已，并无盛大的宴会。

此时，全国各地抗日救亡呼声日益高涨，蒋氏内心也不安

宁，在南京庆寿唯恐物议，特到洛阳避寿，在此小住几日，宋美龄即返上海。蒋先生以出游为名，先游中岳嵩山，不过一过而已，即向东巡视，先到历城，再转太原藉此探得鲁晋对日态度，在太原阎锡山私邸小住两日，未曾出门，蒋对阎宅古雅，甚为欣赏，二人畅叙密谈甚久，阎老西稳沉持重，从不乱发议论，因此二人谈得很为投机。蒋对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与中共互通声气早有所闻，巡视鲁、晋也是探深反应，阎劝蒋不能言形于色，用旁敲侧击方式，加以劝导！蒋领意允之。旋又巡视宁夏青海观察马家回军态度，并经兰州返陕。此时蒋决定对红军发动攻势，任命蒋鼎文、陈继承、卫立煌为前敌东、西两路总指挥，作对陕北的部署，又以陈诚以军政部次长名义坐镇督战（往返于西安、洛阳之间）。

蒋氏往返于洛阳、西安之间达三次以上，每次到西安，总是驻节临潼，不曾进入西安城内。那时西安，对杨虎城夫人有个私下口传：“人在西安，精神北向”，所以蒋早有戒心。

阎锡山为人城府素深，西安事变发生后，曾电张、杨两将军，意欲接蒋到太原，共开和平谈判，以示对蒋的挽救！

痛哭陈词求抗日

在十二月四日，蒋由洛阳到西安，驻于临潼华清池，蒋喜洗温泉浴，又可在此避寒，寝室在华清池畔五间厅，中间为客厅，蒋住右边一间既办公又作寝室，靠边一间是我们侍卫人员住宿，左面两间为侍从秘书、参谋、速记员、电务室。内部陈设简单，蒋睡的是一张普通木架床，室内有一办公桌、镜台、洗面盆架子、小方桌和椅子而已。

在西安时，蒋天天与张学良见面会晤，两人调门截然不同，一个要挺进陕北，一个要打回东北老家去。张将军为人有燕赵豪情，以民族国家为重，开诚布公，痛陈利害，蒋坚持“安内攘外”，说内部安定，总能让你们打回东北老家去。有一天夜晚，我在室外听到少帅痛哭陈词：我个人应该服从你、遵奉你的命令，可是东北军几十万将士不能听命，他们多年来无家可归，携着妻儿老小，流浪外乡，啼饥号寒，我无以对部属，无以对关东父老，为之奈何？！蒋听后无动于衷，且大声斥责，难道你们要反了吗？张少帅俯头垂泪，直到深夜始快快而去。在十二月九日那天，西安广大青年学生举行“一二·九”运动一周年游行示威，由城中向临潼涌来。张学良闻讯赶到游行队伍前列，跳上十里铺路旁土墩上大声疾呼，要求学生群众立即解散回城，还以个人名义，向学生保证在一星期内说服蒋委员长，及时宣布全面抗日，学生群众经少帅恳切激昂话语，深受感动，调头回城，解散了队伍。

当晚，蒋与张学良见面，又大发雷霆，大声训斥：“你今天对学生讲的话，是站在国家大员立场上吗？你发动青年学生群众来威胁我吗？你居心何在？！这许多年来，我何曾亏待你，视若亲兄弟，宋太夫人又认了于凤至为干女儿，我们亲密无间，你不要受他人煽惑，你要珍视你自己的前途！”

乘人梯跌伤腰部

在十二月十二日前夕，张将军还向蒋作最后一次净谏，蒋始终不听忠言，还是怒训汉卿，真是忠言逆耳，无可挽救。张当夜回城与杨虎城等高级将领，开会秘密商讨，不得已最后采取

众议，决定发动兵谏，城外华清池由东北军负责执行“捉蒋回城”任务，西安城内治安由西安绥署十七路军负责，待到十二日凌晨三时，开始行动，张之卫队营进入华清池，蒋之卫士在院内见到卫队营士兵冲入，即开枪对抗，我在睡梦中为骤然的枪声惊醒。华清池院内枪声四起，火光闪烁，我迅速穿好衣服，跑出房间，看见速记员萧乃华在惊慌中在墙中伸头探望，当场被击中脑袋倒地。蒋已闻声惊醒，问：是兵变吗？我跟随侍卫长和侍从副官组长项传远，急呼侍卫官竺培基，施文彬等来到华清池后院，由项传远指挥，命施、竺二人蹬下，脚踏肩搭成人梯，我们在上层扶护蒋越墙，墙里低外高，事出仓卒，墙外没有人接应，蒋越墙跌倒伤了脊背骨和腰部。侍卫长和项传远翻墙跳下，施竺二人在最下层，来不及越墙，被枪击致死。院内武装卫士与张卫队营士兵格斗激烈，伤亡甚众，卫士队区队长毛裕礼当场中弹，倒在地面。

霎时，钱大钧从华清池后面奔出，在池畔，他背部中弹，子弹从前胸穿出，顿时伤口涌出鲜血，但钱以身负重责，仍忍着疼痛，急呼双方不要乱打枪，伤痛流血使他支持不住，勉力坐在墙角地上叫喊，我是钱主任，不许双方再打枪，东北军白师长、唐旅长见到受伤的是钱大钧，也惊呼不要再打枪，双方才渐渐熄火，白师长急速扶起钱大钧，运上汽车、派人急送医院抢救，幸子弹未中要害，由右肺尖穿出去了，东北军何柱国军长，闻讯赶到医院探望钱大钧，见他伤势还轻，为安全起见，接钱到自己家中疗养。

在蒋越墙跌倒后，由项传远背到山腰，躲进一块虎畔石的乱草中，不久为东北军警卫营到处搜山找到了，白师长，亦赶

到，见蒋身上仅穿一件毛巾睡衣，冷得浑身发抖，白师长立即将身上皮大衣脱下披在蒋的身上，即令警卫营长孙铭九背蒋下山，勉强扶蒋塞进汽车，开往城内新城大楼。张学良从城内赶赴临潼，行至半途，见蒋安全仰卧在汽车中，始释重负。蒋因惊恐、跌伤和寒冷，在车上身躯哆嗦，无力下车。张之副官谭海和警卫人员一同上车，抱蒋下车搀扶入室，室内已备好床铺和炭火盆，蒋即伏卧在床上。

我们侍从人员和残余武装卫士，全部解除武装，集中押上汽车，进入新城大楼另一室，临时被俘禁闭。夜晚睡在草垫统铺，最初两天都露天洗脸吃饭，当时文职人员如汪日章、俞国华等都畏寒哆嗦，不思饮食。第三天听说为张将军知道，命人给我们生了两个大火盆，改善伙食，在室内吃饭，不再挨冻了！

三进三出西安的端纳

在西安事变中，有一位从中斡旋，起到中和解难作用的外国人，他就是蒋介石的顾问端纳(DONAED)。

端纳是澳洲人，英国(泰晤士报)记者、上海(字林西报)记者。辛亥革命初，他就来到中国。他于一九一五年最早获悉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密谈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情况，及时把条约内容电告伦敦，成为一条震惊中外的独家新闻。

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对端纳的新闻报道，早已赏识。端纳也曾为中山先生与张作霖起过桥梁作用，张作霖曾捐赠中山先生巨款，为国民革命之用。因此中山先生授与端纳一枚金质勋章，端纳经常悬挂胸前，表示他对辛亥革命的

友好与支持。端纳这枚勋章，我亲眼见过，金光闪闪，铸有当时国旗的图案，并系有金色丝绶带。

西安事变之前，端纳先是张作霖，后为张学良的顾问。张学良易帜后，转为蒋、宋的顾问。他是蒋、宋家的常客，他可以无须通报，随时进出蒋邸，蒋、宋两家人都尊敬他。西安事变开始，张、杨两将军电告南京，请派代表到西安谈判。南京内部亲日派与欧美派斗争激烈。亲日派主张讨伐，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等为首的欧美派反对讨伐，力主求和，宋氏兄妹商研，决定请端纳顾问先去西安，因端纳是张、蒋两人的友好者。端纳出于道义，亦勇于接受任务，乃电告汉卿，少帅立即复电表示欢迎。十二月十四日端纳飞陕，带有宋美龄致蒋介石的亲笔手书。手书内容大意：这次你去西安，我以去上海参加航空重要会议未能同行，你不愿将心里话对部下婉言明说，动辄大动肝火，使别人受不了，这是你个性的短处，现在已闹到这一步，我虔诚祈祷上帝赐福与你。但南京方面戏中有戏，你可详询端纳吧！我的二姊也要来陕营救你，大哥当先来，我肯定要来的，望你平心静气，珍重身体要紧。

端纳把南京情况告蒋，蒋听后非常震惊。端纳又与张、杨长谈，张、杨表示对蒋毫无加害之意，只要求抗日，请端纳向蒋说明，不能让居心叵测的亲日派借机造成内乱，使蒋在西安受讨伐者的轰炸同归于尽！

端纳于十五日飞往洛阳，用电话向宋氏兄妹报告了蒋的实况及张、杨两将军的真实心情。宋氏兄妹请端纳再去西安，要蒋介石亲笔手令何应钦立即停止讨伐，更不得对西安轰炸，有此手令方可保蒋的安全。蒋即照办。张、杨要求派一向与

他们不大协调的蒋鼎文与端纳一同回京，向何应钦汇报西安真实情况。蒋鼎文回到南京，将蒋的亲笔手令亲交与何，并与何详谈西安实况。端纳也向宋氏兄妹汇报详情。

宋子文乃于十二月二十日单身先飞西安，同张、杨两将军悬谈，宋子文是主张抗日的，又与周恩来畅谈，周恩来感到宋子文比较开朗，是个关键人物，提出继续深入详谈。宋子文与蒋见面后，蒋的情绪已趋稳定。宋子文于二十一日飞回南京，二十二日又偕宋美龄、端纳、蒋鼎文、戴笠等联袂飞往西安，事变到此已接近尾声。

蒋于十二月二十五日由张学良亲自送返南京。蒋回京后立即忘却诺言，将张学良交军事审讯判刑，继又“特赦”、“严加管束”，张无形中失去自由，端纳对此愤怒异常，与蒋、宋大吵大闹，最后闹到翻脸，愤然离去，不知所往！

宋庆龄拟去西安一行

孙夫人宋庆龄，在西安事变消息传到时，她以国家、民族为重，特电宋子文、宋美龄表示欲去西安说服张、杨两将军，以和平解决这次事变，并电孙科为她准备一架飞机，将邀廖夫人何香凝先生同去西安。所以在宋美龄写信给蒋介石时，也说明二姊将来西安营救，后来以端纳顾问已去西安与张汉卿谈判，情况日渐缓转，乃告其二姊，端纳去陕有所收获，暂请二姊与廖夫人从缓起程，有必要劳动二位时当再电邀。后来端纳往返说项，又由宋子文单枪匹马进入西安，与张汉卿悬谈，与周恩来畅谈两次，形势急转直下，再次与张将军作推心置腹的商讨，赢得少帅允予送返南京，事变即可结局了。

和平、团结的巨人——周恩来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其中因素错综复杂，外传的谣啄很多，也很奇妙，也非我所能论述者。依我个人粗浅的认识，最初有端纳、宋子文勇于负责，说服了少帅，这是第一步。最起关键作用的人物，应是尊敬的周恩来老师。我们当时虽在软禁之中，但也曾有时听到东北军送饭送水的人员口中，无意的漏了口风“有一位共产党要人，已到西安，从中竭力调停，可望和平了结，你们不久会要释放的，”我们虽有猜测，也莫衷一是。

临到释放前夕，张、杨两将军曾邀我们将校级侍从人员出席一次宴会，参加者三个方面：（一）张、杨高级将领：东北军何柱国、于学忠、缪征流等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二）中共方面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南汉宸等；（三）是国民党军政大员宋子文、蒋百里、蒋作宾、邵力子、朱绍良、陈调元、万耀煌、蒋鼎文、卫立煌、陈继承和陈诚。此时我们的黄埔同学数人，忽然见到尊敬的周恩来老师健步走进宴会厅，我们几个同学感到突然，全体马上起立向周老师立正敬礼，周即欣然先来到我们面前，热烈的和我们同学握手，询问今天到了几位同学？我们答有六人，他以手指敲敲脑筋，笑着说，让我想想看，我能否叫出几个名字，结果叫出项传远、宣铁吾二人，你们大概是一期吧？有十多年不见了，你们都是侍从人员吧！受惊了，一时的误会，大家不要介意，我们要和平，要团结，大家坐吧！大家多喝杯酒。我们都感到周老师记忆力惊人的强旺，钦佩之至。后周老师又说：你们的钱老师在事

变混乱中挂了彩，伤势还轻，他住在何柱国军长家中，我已去探望过他了，我们是老同事，老朋友，我劝他静心疗养，要团结，向前看，这一事变马上就要和平解决，不久的将来，我们大家又要一致去打日本侵略者。大家会心欢笑。周老师和我们谈了很久，又与我握手，再去和其他的人员分别见面握手言欢。尊敬的周老师于十二月十六日由陕北飞临西安，他心中已有党中央英明决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蓝图。当时面临严峻的形势，当晚先与张学良将军、杨虎城将军分别进行推心置腹的长谈，分析当前的形势，详尽阐述此次事变和平解决之必要性。同月廿一日与宋子文初次畅谈，立即赢得宋子文的尊敬。宋与蒋见面时，告知与周畅谈的详况，主张蒋应即与周见面。待宋美龄、端纳、蒋鼎文等到达后，周即与宋氏兄妹多次会谈，三方已接近就和平解决的条件达成协议时候，宋氏兄妹与张汉卿引导周恩来到蒋室，彼此畅叙旧情，恳切谈话时间很久，使蒋感到泰然，情绪已趋稳定。蒋深受周谈话的感召，周乘机谈到和平解决事变，因而劝导蒋放弃内战主张，即速结束内战迅速一致抗日。在这两日中，周与张、杨和宋氏兄妹三位一体共商和平解决的步骤与条件。尊敬的周老师执行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在复杂斗争中，沉着机智，高瞻远瞩力挽狂澜，使我无限的敬佩和怀念！

西安事变与宋子文

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宋子文给我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

宋在中山先生逝世前，已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北伐时在

武汉、南京仍任财政部长。在“九·一八”事变时，他坚持抗日，与蒋介石不和，解除财政部长职务，后来勉强挂一个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空名。宋与张学良私交较深，“九·一八”事变后宋知张背了不抵抗的黑锅尤表深切同情。

西安事变发生之初，南京亲日、亲欧美两派斗争激烈，宋美龄有时临阵缺少应变之策，多赖宋子文仗义直言，果断主谋。宋临去西安时，曾发表声明，我之所以单枪匹马先去西安（十二月廿日），并不是为了挽救我的私亲妹夫，而是为了民族大业，为了国家前途，为了一致抗日。他与张学良以公私双重情谊恳谈，又与周恩来畅谈两次，初步拟出方案。

第二天飞回南京，廿二日偕同宋美龄、端纳等再飞西安，立即与周恩来同张、杨两将军，恳切会谈，接受张、杨和中共周恩来提出的条件，以快刀斩乱麻方式，达成了和平协议，并以人格担保张学良的人身安全，送蒋回京。不料离开西安后，蒋立即变卦，致使宋的保证落空，急得他跳脚，大发雷霆。宋子文在蒋邸楼上跺脚踢门，对蒋大骂。端纳也跟着大吵大闹。宋对蒋说：你敢碰汉卿一根毫毛，我就将全部内情公布于国内外，不但让国人明瞭，也要让外人了解你的为人。

蒋则充耳不闻，宋美龄再三劝慰，也不能使宋子文、端纳稍解气愤！

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回京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廿五日上午，张学良忽然接到宋美龄通知：说蒋马上要回南京，请即备机相送，张少帅接电话后，即告他的夫人，我立即到机场，送蒋委员长回京，以挽回他一点面

子。因行前已与宋氏兄妹谈妥，决意亲送离陕。张夫人说：不行！不行！你不能送他，到了南京就是他的天下，你不能去，绝不能去。张说：宋子文保证我的安全，你放心！我已答应他们了，一定要送！

张学良不听夫人的劝说，独自冲下楼，张夫人急忙叫两个孩子去阻挡汽车，爸爸，你不能去！你不能去！女儿苦苦哀求，说完往地上一躺，弟弟也跟着躺在厅前汽车道上，少帅立即拔出手枪，大声喊道：“你们快快起来，让开车道，如不站起来，我马上打死你们！我的事，不要你们孩子管！”两名侍卫官急忙拉开姐弟俩，强扭离开了车道，张学良跳上车，呼地一声离开了家门，车后传来了小姐弟俩的嚎啕哭声！

车子开到离开金家巷口正遇着杨虎城的车，张汉卿急忙刹住车说：虎城兄，委员长要走了，快到机场去送送。杨虎城正欲和张谈，怎么会这样匆促，我们对释放的意见，尚未取得一致。杨也只好随车去机场。蒋、张、宋等车和杨车飞速驰向机场。机场上已有近二千名学生和群众在等候。杨下车后与蒋委员长握手话别，此时蒋内心有些忐忑不安，怕群众与学生不让他走，匆匆忙忙地对杨虎城说：“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再说一遍，”忙乱中说了两遍，“你们放心好了，我一定照办……。”这时张学良已先进了飞机驾驶舱内，蒋、宋等急速走上飞机，飞机立即起飞腾空而去！

周恩来从孙铭九口中得知张已送走蒋委员长，周急速赶车赶赴机场，到达时见飞机业已腾空，挥手呼叫已来不及了！周叹道：汉卿看了“连环套”那些旧戏中了毒，他做了第二个“窦尔墩”，不但摆队欢送黄天霸，还要负荆请罪呢！我真是来

迟了！默然与杨虎城叹息进城。

当天，飞机在洛阳降落。第二天蒋电知陈布雷（陈在南京）赶快起草《对张、杨训话》。后来蒋对张汉卿说：你立即电知西安杨虎城，要他代行你的职务，并令他释放被扣押的军政大员蒋作宾等十数人和所有被俘的侍从人员。后来蒋又说：我今天回京一定会受到热烈欢迎的，你如同机在侧不是很尴尬吗！你同宋子文另乘一机稍迟飞去。

蒋飞回南京，是受到林森主席、何应钦部长和其他军政大员及群众热烈欢迎。两小时后张学良和宋子文、端纳飞抵南京，机场上冷冷清清，张学良就住在北极阁宋子文家中。

后来，张汉卿换了便服，一件深灰老布棉袍，上身罩黑老布马褂，趋车到中央军校蒋氏官邸，请见委员长。张在楼下客厅里，坐了很久的冷板凳，不见蒋下楼来。后来经侍从副官上去请示，蒋回答说：我身体不好，无法下楼接见。后来张汉卿长叹一声，向我们要一张八行和笔砚，写了简要一信，我记得是这样写的：

“委座钧鉴：适来晋谒，未蒙赐见！今后苟有利于国者，虽万死不辞！

张学良”

36,12,27,

（前两年我在报上见有人写过这封信，说是从档案中查到的，我认为不是原信，类似秘书公牒。原信我经手看过）

从此蒋、张则不见面了，张汉卿回到宋家，对宋子文谈了经过，宋子文立即冲到蒋邸，对蒋质问，怒气冲冲，彼此都没有好话，宋质问他说话算不算数？蒋说：张学良犯上作乱，我是不会放他回去的，军事法庭一定要开。蒋说完走进卧室，关上

房门，不理宋子文，宋火冒三丈，跳起来大骂，用脚踢门，闹得应天响！闹了很长时间，宋始愤愤而去。

张学良在军事法庭上

张学良送蒋返回南京后，蒋背弃所有诺言，命令军事委员会组织军事特别法庭，审讯张学良。这个法庭设在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礼堂内，距蒋邸不远。在庭讯前几天，党国元老如于右任、冯玉祥等，纷纷向蒋说项，尤其冯玉祥坚决反对。蒋还要冯担任审判长。冯说：我虽是副委员长，我是不愿担任为世人唾骂的这份美差，坚决反对！坚决反对！我看还是你自己任审判长的好。蒋对这位冯大哥是不敢得罪的。在开庭前一天蒋介石为了避嚣，私下商诸陈布雷，避往颐和路陈布雷的私寓，任何人这天都找不到蒋的下落。

军事法庭的审判长邀请元老李烈钧担任，陪审官是朱培德、鹿钟麟，李、朱、鹿三人都是上将，因受审人是上将。开庭前由军委会派了两位上校军官，很有礼貌的进入宋家，很委婉向宋子文打招呼，要请张副总司令到庭受审，宋子文慨然陪同张学良乘车到庭。张到南京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穿上全副武装，佩上将领章，腰佩指挥刀，这是张事先与宋商量好的，看看到庭上是否要解除武装，宋说如要解除，你可掉头回转，有我在旁保驾。可是等到书记官奉审判长命令，传西北剿总副司令张学良到庭，张即应声阔步入庭，先对审判长和陪审官行军礼。后审判长举手让坐，张仍立在庭下。审判长照例问了姓名、籍贯、军职等等，再举手让坐说：张学良你坐下慢慢回答。张敬礼勉坐半席。李烈钧问：你为何犯上作乱、劫持

委员长，你可知罪？张答：这次事变，不能说我犯上作乱，我在双十二前七天内，天天赴辕劝导，哭谏委员长停止内战，请求抗日，以挽国家民族于危亡，我是背“不抵抗”的黑锅，弄得国破家亡地步，使我们东北军全体官兵携妻带子流亡关内，情况之惨，想审判长和审判官都是有目共睹的。这次事变可称谓“兵谏”，我不顾部下劝阻，毅然决然冒极大的风险，亲送委员长回京，以挽回他的声誉，我的行动，于公于私是对得起委员长的。今天审判长欲加之罪，也是奉命不得已之举，我是深知的。到此李烈钧审判长要判决了，不要再说下去了。审判长李烈钧尴尬地匆匆宣布判处徒刑十年，宣布退庭。

李烈钧退庭后，急匆匆走下来到门口，对张笑着说：汉卿世兄，有这样正义勇敢行为，不但我等钦佩！想先大帅亦当含笑于九泉！张汉卿对李敬礼而退。仍随宋子文同车回去。这天开庭时我们军委会办公厅和侍从室内部人员，均群集庭内外旁听，大家私下都对张佩服之至。

军审判决后，蒋自己申请军事委员会：“以张事后尚能自责，亲自送我回京，为此申请给予特赦，免于服刑，但应交由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从此，张将军便失去自由，等于终身软禁，至今仍留滞台北。

宋子文陪张汉卿离开法庭，同坐在车中对汉卿含冤负屈百般劝解抚慰。回到北极阁，宋美龄和端纳都来安慰汉卿。张学良态度坦然，言正词严地说，我早料到有这一步，当时在西安，不顾妻儿的阻挠，部下的反对，冒险送他回来，他回京后就翻脸不认，采取报复手段，蒋先生这一手，正暴露他的为人！

宋美龄劝慰说：汉卿，你暂时先到溪口雪窦寺住一个时